

# 早年话车水

文/沈伯素

车水那活儿，对于如今的青少年来说，哪怕是农家出身，恐怕也只能到某些游乐场去参观了。而解放初期，江南一带的水稻生产，还是坚守了千年以前老祖宗的那套要领：多收少收在于肥，有收无收在于水。每遇旱年，所谓农忙，就主要是忙于车水。

我的少年是一个没有电灌的年代，“望天收”的稻田灌溉全是靠车水。曾想，像今年这样的大旱年，如果是在以前，就够农民“喝一壶”了！以前没有少干车水那活，回想起来，那活儿倒也真有些意思。

先说那个水车吧，种稻没它是行不行的。它是一个由木质的车轴、踏枕、链板、槽筒、水垫、杠木等几大部分组成的“系统”；  
对农

家来说，那可是一宗大型贵重农具；我家虽离小康甚远，但也花钱制办了一副水车。

记得小时候，农村人是“晴了三天盼下雨，连下三天又怕淹”。从插秧到收割，老天爷越是不配合，车水的活儿就越多！正是：“天天车水天天搬，车水车得腰板酸。”我十二三岁时，学校夏天放暑假，农忙季节放忙假，车水的活儿就都被我赶上了。再说，我家有一块稻田爱漏水，家里叫它“筛子田”，记得我三天两头要去车水。

每次车水之前，先要架设水车。这就要把整套笨重的水车一件不落地搬运到池塘旁边，然后把它们精确地架牢。架水车时，一对踏枕要先固定在塘埂，车轴两端要准确地落在踏枕的轴瓦上，然后把槽筒出水的一端用它的链板绕在车轴中央的木“齿轮”上，另一端伸进池塘用水垫垫牢。这无疑既是一项力气活，又要有相当的技术和经验。当然，这些活都必须全家一齐动手，并且要在父亲的带领和指导下才能完成。

车水了，我往往最先爬上高高的车轴，用肘扶住杠木，像原地走路一样，同大伙一起用力，依次周而复始地踩车轴上的蹬拐，使车轴滚转不停。这样，清悠悠的河水就被抽上来，通过槽筒，流进农田。说起来简单，但车水却远没有原地走路那样轻松，要把槽

筒里的水蹬上来，每踩出一步，都好像登山，不付出辛苦就蹬不动车轴。

开始车水时，车轴稍微转得快一点，我的脚就踩不上蹬拐，就要“吊田鸡”，引得大人们直笑。后来车熟了，我又成了车水场上的“薛仁贵”，阵阵离不了，以致肘拐压肿了，小腿蹬肿了，脚板底蹬出了“老茧”！今天的青少年也许不相信：那时候，我是天天赤脚走路，即便踩上了螺蛳壳或老菱角，也不怕它扎脚！

车水的活儿虽然累人，但农村人却都感到比除草要好受。乡间有句土话：“念书怕大考，种田怕除草。”因为在水田除草既晒人又烫脚，还要遭虫咬。相对而言，车水站得高，又风凉，能多人拢在一堆说笑，还不时打号子唱山歌，里面有乐趣。

抗旱和排涝紧张时候，常常是村连村、户连户，全部水车上阵。所有人马出动，日夜不停，气势宏伟，场面壮观。那时就好比搞联欢，有说有笑，车起水来，根本不看脚，笑声追着水花走，田野里充斥了稻秧的清香，精神一振，就有人扯开嗓子，高声唱起车水号子来。

车水号子也就是车水谣，在我们乡间十分流行。车水是一种相对集中、协作性较强的活儿。打起号子来，不仅可以统一步伐，还能够调节情绪，鼓舞干劲，提高效率。真是“同舟嘛共济海让路，号子嘛一喊，浪靠边！”

我们乡间的水车号子有两句头的、四句头的、五句头的、五句半的，歌词内容也有“数麻雀”的、“数蛤蟆”的、“数响”的和“数人”的多种。“数人”的从穆桂英数到七仙女。歌谣节奏有的自由，有的规整，甚至是即兴创作。演唱形式有合唱的，一领众和的，

有的还用锣鼓伴奏。记得我们乡间就有人唱一首比较传统的“五句头”：

“脚踩蹬拐把眼睁，眼看水车添了兵。左边添了杨宗保，右边添了穆桂英，大家伙儿车水水欢腾。”

“数响”的水车号子还有计时间的作用。从一响数到十响就休息一刻。有的数响号子基本没有歌词：“（领）依呀嗨——，（合）嗨嗨嗨嗨——，（领）一响唉——，……”

车水号子多由嗓门响亮者领唱，大伙跟唱，虽挥汗如雨，却都尽量把嗓子扯开，使歌声高亢嘹亮。那歌声拉板拖腔，婉转悠扬，传得老远。只要稍加注意，这边唱得起劲时，那边就可能有人偷偷欣赏。说不定，那位姑娘的心上人此时此刻就在水车上。其实，大家引吭高歌，未必在乎是否有姑娘偷听，他们的歌声，是对自己的力气化成了“流洋洋兮”的赞美，是表达对秋季丰收的期望。

且不说打号子的大伙儿，也不说偷听的姑娘，当时的我，一个上过学、会唱歌的少年，有时也要站出来听上好一会儿，甚至学着吼上几声。要知道，农村千姿百态的田园文化，其实是十分滋养人们的情操的。

周刊

B3



## 印象宝堰

文/图 孙建平

朋友相约，去宝堰。灿烂阳光下，镇荣公路，一路向南。不知怎的，忽然就想起了旅行家谷畅的作品《一路向南》。谷畅的《一路向南》是从北美洲向南美洲，我却是由镇江城向鱼米丰饶的宝堰镇。

是要去宝堰吃早饭的，宝堰干拌面。宝堰干拌面在本地很有名气，长久以来，我一直喜欢。好多年前，去宝堰开会，就会在那里吃一碗干拌面，喝一碗骨头汤。

到了宝堰，寻找我当年吃面的面馆。就在街中心。店面很大，只是连个招牌也没有，食客却不少，可是应了“酒好不怕巷子深”的古语？我们点了干拌面，外加猪肉蒸饺。老板娘手脚麻利，面条下锅，三下一滚，往盛面的小竹篓里一捞，然后用力一甩，面就进了碗里。看上去，面条是一点点，反复搅拌后，面条却是越来越多。和面条相配的，是一碗清清骨头汤，汤的上面，漂几棵青青葱花。吃面的时候，还要有一点切细的姜丝。蒸饺的味道也好，肉馅很是新鲜，价钱也不贵，1元钱可以买3个。

宝堰老街，是一定要去的。我的童年，就在这里度过。

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我踟躇于宝堰的老街，有朋友说我是寻根来了，我为之莞尔。我祖籍不是宝堰，但真的是在这条老街上出生的，与青石板路和一式的木质老楼相依相伴的便是我难忘的童年。离别几十年以后，当我重新置身于岁月斑驳的老街之中，看历史沧桑的印记，有种亦梦亦真的感觉。老街上，我遇到了几位老者，他们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，我说，几十年前，我也生活在这里。他们一听，满是欢喜，几句一聊，就如故知了。他们告

诉我当年这里的情景，比如沿街的那个老虎灶，还有街外面的通济河，还约我有空再来，那份感情，最是殷殷。

前隍村是新四军一支队驻地旧址。当年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一支队挺进苏南敌后，司令部就设在前隍村。我们先得村里，先去瞻仰当年的旧址，内心满怀崇敬。村里保留着一条旧石板路，我们也去看。一户人家，大门洞开，一位老者，在院内织网。老人做事悠闲，旁边放着一个录音机，里面播放着锡剧，软软的吴语，旋律好生熟悉。一条小黄狗蜷伏在老人的脚边。秋日温暖的阳光下，小村满是温馨。

去了几家生态农业园，秋天的生态园，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情景。在果林中穿过，那些果树，结满葡萄和梨子。我在园内随意乱转，享受秋日广袤田野带给我的放松与快乐。有许多游人在湖中垂钓，木质长廊上有游人穿过，园内有新摘的葡萄，那个味道，真是清甜。

华山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。行走在那里，首先扑入眼帘的是一片茶园，茶园依山而建，茶树随山势起伏，呈现一些优美的曲线。华山脚下，还有大面积的水面，秋日的荷塘，不见荷的水灵，但在秋阳的照耀下，连片的荷叶好像有了岁月的沉稳，多了一点成熟的表情。荷塘的四周，是不知名的野花，那些野花我也叫不出名字来，但看到它们红黄蓝白地开在华山的怀抱里，蓬蓬勃勃的样子，就满是喜欢。陶渊明有诗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。我站在万花丛中，好像就是这样的意境。

延茅公路穿越丹阳、丹徒、句容。有资料介绍，这是一条红色之路，起于丹阳延陵，终于句容茅山。这条路串起

很多革命遗迹。延茅路的两边，绿树成荫，苍翠欲滴。水稻田里，水稻长势喜人，已经拔节抽穗。走在这条路上，我们顿生崇敬之情，不经意间，也哼起了革命歌曲，是《我们走在大街上》，这首歌，风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们是听着这首歌，度过自己的童年时代的。

宝堰的米酒酒坊是一定要去的。早就知道宝堰的米酒是地方特色，但一直是听说，未能亲历酒坊。主人给我们的名片上印着酒坊掌柜的名字，很有一些古意。掌柜带我们参观米酒整个的酿造过程，原始的酒窖里满是酒糟的清香，隔壁的库房里堆满了用来酿酒的宝堰地产“堰泥”大米。掌柜介绍，这里酿的酒为纯手工米酒，原料除了大米和水、酒曲之外，不添加任何辅料。我们在小院里徘徊，感受农家温馨而朴素的生活。一家人的脸上，满是快乐和满足的微笑。

感受舌尖上的宝堰，是一种美妙的快乐。来宝堰，地方美食是一定要细细品尝的。宝堰有许多美食，比如金牛席、菜花甲鱼、红烧鳊鱼、豆腐烧百叶、干拌面等。饭桌上，干切牛肉、红烧甲鱼、豆腐烧百叶是一定有的。红烧甲鱼是宝堰地方美食之一，味道自是特别，营养也好。南乡豆腐、百叶是地方特色，制作工艺传统，味道也非常纯正，豆腐烧百叶，就成了南乡饭店的一道招牌菜。这道菜原料也极普通，但厨师手艺精巧，平常东西也可以做成神奇的味道，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。



### 镇江方言解义 50

文/王川

#### ■满

“满”这个字，在镇江方言中不读成mǎn，而是读成mo，入声。这个音还标注得不准，要把嘴窝起来读才行。这是一字两音，意思却是相同的，都是指水或液体溢出来了：“杯子里的水都满出来了！”“满满的一大碗。”还好，出入不大。

#### ■斜猫六狗

“斜猫六狗”这个词在镇江话中经常出现，意指不正经的人，如同猫狗一般。但什么是“斜猫”？应该是“邪猫”的异读，当是指在街头四处窜的流浪猫，一到春天就发情，四处叫唤，这就是“邪”。“六”在镇江方言中应是“乱”的异读，“六狗”即“乱狗”，也是指四处撒春交欢的野狗，都不是好东西。

#### ■早茶 下晚 夜顿子

旧时的镇江人说话非常讲究，把同一件事用不同的词汇来区分，以示文雅。如，同是吃点心，能够按照进食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区别：吃早点，叫吃“早茶”，镇扬一带的早晨要进茶馆去喝茶、吃点心；在午饭到晚饭之间，约莫在四五点钟的时候，要吃点东西，叫吃“下晚”。也有说成是吃“晚茶”的，也是指吃点心，但没有早上那样讲究，不必进茶馆，在街头随便买点烧饼什么的来吃就可以了。在半夜时分吃的那顿夜宵叫做吃“夜顿子”，是指夜里的一顿饭。这顿饭是半夜吃，可能是在听戏或打牌之后，饿了，吃得比较讲究，所以叫“顿”。这样一点区别，要比“吃早点、吃下午点和吃晚点”雅致得多，也暗示了镇江一带特有的风俗。

编辑 何青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陈澍